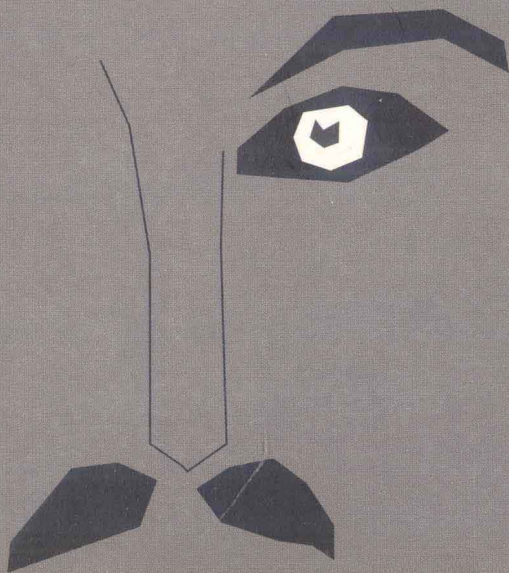


Gogol
Nikolai



尼古拉·果戈理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金绍禹 译

尼古拉·果戈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金绍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古拉·果戈理/(美)纳博科夫(Nabokov, V.)著;

金绍禹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9

书名原文: Nikolai Gogol

ISBN 978 - 7 - 5327 - 6118 - 0

I. ①尼… II. ①纳… ②金… III. ①果戈理,
V. N. (1809~1852)—文学评论 IV. 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9599 号

Vladimir Nabokov
NIKOLAI GOGOL

Copyright © 1944 by Vladimir Nabokov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state of Vladimir Nabokov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in part in any form.

尼古拉·果戈理
Nikolai Gogol

Vladimir Nabokov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金绍禹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陈姝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图字: 09 - 2009 - 038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3 字数 107,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6118 - 0/I · 3632

定价: 29.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65418000

尼古拉·果戈理

Nikolai
Gogol

不行，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忍受下去了。上帝，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我的！他们把冷水从我头上浇下来！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我，一点都不看看我，一点都不听我说。我对他们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折磨我？我已经这么可怜了，他们还想要我怎么样？我能给他们什么？我一无所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无法再忍受这一切折磨了。我的脑袋像火烧一样，我眼前什么都在旋转。来人呀，来救救我！带我走。给我牵三匹马，跑得像旋风一样快的马！赶车的，坐好了，小铃铛，响起来，马儿，飞奔起来，快载着我离开这个世界。快跑，快跑，让人家什么都看不见，看不见。天上的云在那边飞跑；远处一颗小星星在闪烁；林子里黑黝黝的树木一闪而过，后面跟着月亮；银灰色的雾气在下面飘着；雾气里拨响了一根弦；一边是大海，一边是意大利；现在可以看见俄国农民的小屋了。远处隐隐约约的蓝影儿是我的家吗？那是我妈妈坐在窗口吗？亲爱的妈妈，救救你的可怜儿子吧！在他的疼痛的脑袋上洒一滴泪水吧。看看，他们是这样折磨我的。拉住可怜的孤儿，贴在你的心口上。这广袤的世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是一个被追杀的人。亲爱的妈妈，可怜可怜你的病中的孩子吧……还有，先生们，阿尔及尔大公鼻子下面长了一个瘤，你们知道吗？

——果戈理《狂人日记》

目录

一 他的去世与他的青年时代 / 1

二 官府幽灵 / 37

三 我们的乞乞科夫先生 / 65

四 导师与向导 / 119

五 假面具赞 / 144

六 评论 / 157

七 年谱 / 162

索引 / 174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196

译后记 / 198

一 他的去世与他的青年时代

1

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星期四早晨，八点钟不到，俄国最奇怪的散文诗人，尼古拉·果戈理，在莫斯科逝世。他年近四十三岁——他那非凡的一代人中的其他俄国伟大作家一般寿命都非常短，鉴于这一情况，他这个年龄已经是相当高龄了。他暗中绝食抗议(他的疾病引起的抑郁情绪想借此抵制魔鬼)造成体力严重耗竭，最后大脑急性缺血(可能还伴随着因虚乏造成的胃肠疾病)——而他接受的治疗，即强有力的催泻和放血，加速了已经遭受疟疾和营养不良后遗症损伤的肌体的死亡。两个残忍而精力充沛的医生固执地要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疯子来医治，而且，让他们的虽然更加聪明、但是没那么积极的同事目瞪口呆的是，他们打算先彻底根治他们的病人的精神错乱，然后再来解决他余下的身体健康

1*

2

的问题。大约十五年前，腹腔内留有一颗子弹的普希金接受了适用于便秘儿童的医学援助。二流的德国和法国全科医生仍旧统治着医学界，因为伟大的俄国医生的杰出学派仍然处在成长阶段。

既然莫里哀在轰轰烈烈的舞台上可以突然咳出鲜血来，那么，说着他们蹩脚的拉丁文，腆着大肚子，围着 *Malade Imaginaire*^① 急得团团转的博学高明的医生也就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滑稽可笑的。果戈理可怜虚弱的身体经受了荒诞的粗暴对待，尽管他要求的只是让他一个人静一静，读到这里真令人毛骨悚然。奥凡尔(不是 *Auvers*，就是 *Hovert*)^② 医生对病人症状作出非常错误的判断，而脑子里出现的是异常清晰的夏尔科^③ 治疗法，他把病人泡在热水里，头上浇着冷水，折腾了一番之后又把病人抬到床上，然后捉来六条胖大的水蛭放在他的鼻子上。在他可怜的躯体(摸胃能感受到脊柱)被抬到深深的木澡盆去的时候，他痛苦地呻吟过，叫喊过，无力地挣扎过；他光着身子躺在床上发抖，不停地乞求将水蛭捉走：水蛭在他鼻子上悬着，要钻进嘴巴里(捉住它们，把它们拿走——他乞求道)，他要伸手把它们抹下来，因此胖大的奥凡尔(不是 *Auvert*，就是 *Hauvers*)的健壮的助手把他双手绑了起来。

* 此处为英文原书对应页码，文中“原注”及“年谱”、“索引”中所指页码，均为此页码。

① 法文，臆想的病人。这也是莫里哀创作并参加演出的最后一个喜剧的剧名，中译本作《没病找病》(1673)。1673年2月17日，该剧演出第四场之后，他回到家中咳血而死。

② 两种拼法在法语里都念作“奥凡尔”，下同。

③ *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法国神经病学家、病理解剖学家。

尽管这样的情景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而且还看到了令人气愤的人朝人恳求的场面，但是还是有必要再详细讲述一下，目的是要揭示果戈理天才的另一面，即奇特地在肉体上体现的那一面。肚皮是他故事的美女，鼻子是他故事的情郎。他的胃一直是他“最崇高的内脏器官”——而现在胃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魔鬼们则在他的鼻孔上悬挂着。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他拒绝进食，让自己完全处在饥饿状态，结果他把他的胃曾经享有的巨大能力摧毁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曾经像这个瘦小的人那样呼噜噜地吃过这么多的通心面，吃过这么多的樱桃馅饼（人们记得《钦差大臣》里他赋予其他方面很瘦弱的多勃钦斯基和伯勃钦斯基“胖鼓鼓可爱的肚子”）。他的大而尖的鼻子很长，而且能够活动自如，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能（因为他可以说是一个业余柔体杂技演员）让鼻尖令人吃惊地碰到下唇；这个鼻子是他最敏锐、最根本的外部器官。它非常尖、非常长，它甚至“用不着手指头的协助就可以直接伸进最小的鼻烟盒里，当然假设盒子里没有发出驱赶入侵者的咄的 *chiquenaude*^①”（摘自果戈理写给一名年轻女子的信——因此才有这淘气的口吻）。我们在他的虚构作品里自始至终都会碰到这个鼻子主题，也很难找到另一个如此兴致勃勃地描绘过气味、喷嚏、鼾声的作者。这个主人公或者那个主人公，仿佛是用手推车推着他的鼻子在故事里亮相——或者是像斯特恩小

① 法文，弹指声。

4 说中斯罗肯伯吉斯的故事^①里的陌生人那样进场。还有无节制地吸鼻烟。《死魂灵》里的乞乞科夫出场伴随着他用手帕擤鼻涕时发出的像喇叭一样响亮的送气声^②。鼻子要流涕，鼻子要抽动，人们爱抚鼻子，人们也会狠揍鼻子；有一个醉汉企图把别人的鼻子割掉；月亮上的居民(是一个疯子发现的)就是鼻子。

这一鼻子意识的最终结果是他写了一个故事，《鼻子》，这个故事真正是对这个器官的赞美。一个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或许会说，在果戈理的颠倒的世界里人类是上下颠倒的(一八四一年果戈理头脑冷静地宣布巴黎的医生会诊后发现他的胃是倒置的)，因此鼻子的功能是由别的器官担当，别的功能由鼻子担当。至于“想象产生鼻子还是鼻子产生想象”则无关宏旨。我认为更加合乎情理的态度是要忘掉果戈理夸张地关注鼻子是因为他自己的鼻子特别地长，并且把果戈理的嗅觉意识——甚至还有他自己的鼻子——看作是一种文学手法，笼统地说是与杂耍表演相关的一般幽默，具体地说则是与俄国式鼻子幽默相关的。我们因鼻子而喜，因鼻子而悲。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③一个著名场景里展现的鼻子典故，与围绕鼻子的成百俄国谚语俗话相

① 英国作家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的小说《项狄传》(*Tristram Shandy*)中主人公的叔父斯罗肯伯吉斯的托比的故事，小说第四卷有关于托比论述鼻子的拉丁文论文。

② 《死魂灵》第一章，乞乞科夫坐在下榻的旅馆客厅里向侍者询问当地情况时不时发出响亮的擤鼻涕的声音，“其力度与喇叭相当”。

③ *Cyrano de Bergerac*，法国诗人、戏剧家罗斯丹(Edmond Rostand, 1868—1918)的著名诗剧(1897)，讲述法国戏剧家贝尔热拉克的生平。

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垂下鼻子，我们洋洋得意的时候翘起鼻子；记性不好就最好在鼻子上刻上一道口子，而战胜你的人会把你这道口子抹去。说到多少有一些危险的即将发生的事件的时候，鼻子被用作时间度量单位。我们常说牵着人鼻子走，或者说丢下人家的鼻子不管，这样的说法比别的国家用得更多。说昏昏欲睡的人我们不说打盹而是说鼻子“垂钓”。大鼻子可以在伏尔加河上架起一座桥，或者说大鼻子长了一百年。鼻子里痒是个好兆头，鼻尖上的小丘疹说明有酒可以畅饮。任何一个作家暗示说，例如，一只苍蝇停在一个人的鼻子尖上，过去在俄国常可以因此而赢得幽默家的美名。果戈理少年时期的作品里，他毫无意识地采用了这一不费力的方法，但是在他成熟的作品里，他在这一方法之上加进了他的怪才手法。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这个意义上的鼻子从一开始在他的心里就是一件滑稽的东西(要说滑稽，所有俄国人都觉得滑稽)，一件凸出的东西，一件不大好算其主人的东西，而同时(这一发现我还是归还给弗洛伊德信奉者们吧)又是一件奇特古怪的男性化的东西。果戈理在描述一个漂亮少女的时候，像他这样仔细描绘她的光滑脸蛋的特点，几乎可以说是很痛苦的。

5

然而事实依然如故，果戈理的长而敏感的鼻子发现了文学上的新气味(从而引发新的“*frisson*”^①)。有一句俄国谚语说得好，

① 法文，因感情上的激动、喜悦或恐惧而引起的颤栗。

“鼻子长看得深”；果戈理就是用他的鼻孔来观察的。这个器官在他少年时代的作品里只不过是名为“民间传说”的廉价成衣店里借来的杂耍角色，而在他的天才达到顶峰的时候，倒成了他最重要的盟友。在他竭力要做一个说教者从而摧毁了他自己的天才的时候，他也丢失了他的鼻子，就像科瓦廖夫丢了鼻子一样（在果戈理的《鼻子》中）。

垂死的人徒劳地要摆脱叮在他的鼻孔上吸血的一团黑乎乎的可恶水蛭，这就是为什么这可悲的一幕（如一位亲眼目睹的人所写的）会有可怕的象征性的意义。假如我们也记得他从小就尤其厌恶黏糊糊、在地上爬行、鬼鬼祟祟的东西，厌恶感堵在心里让他很不舒服，而且这种厌恶还有一种宗教的依据，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他内心的感受。关于魔鬼的地域性种族特征，现在还没有作出科学的说明；不过俄国亚种的主要特征这里可以作一扼要说明。在它尚在蠕动、未发育完全的阶段，果戈理遇到的主要是这一类，这种“chort”对于善良的俄国人来说是小虾一样的外来者，一种抽动的蓝血小魔鬼，长有德国、波兰、法国的腿，一种鬼鬼祟祟的卑鄙无赖（“podlenky”），给人以无法形容的恶心感觉（“gadenky”）。挤压一下会让人既恶心又兴奋；但是这种蠕动的黑乎乎的东西太恶心，任凭怎样强迫，人们也绝不会伸手去挤压它一下的；随便拿什么工具去挤压，突然间的毛骨悚然的感觉也会顺着手中的工具传上来，仿佛工具就是人身体的延伸。不管是
6 一只瘦骨嶙峋的黑猫弓起的脊背，还是一条不伤人的爬虫喉咙不

停地鼓动，或者一只讨厌的鬼东西(真是一只鬼东西因为它骨瘦如柴)细长的腿和贼溜溜的眼睛，它们类似“chort”的特征，都会异样地刺激果戈理。可是他的魔鬼是俄国醉汉所见的那一种，因此他强加在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宗教经验的意义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古怪而不伤人，身上又长有鳞片、爪子，或者甚至是偶蹄的小的神有许多——但是果戈理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小的时候曾掐死过一只饥饿、胆怯的猫，并把它埋葬，这并非因为他生性残忍，而是因为这只可怜动物贼溜溜的身体使他感到恶心。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普希金，他一生中看到的最好笑的事情是，一只雄猫在一间着火的房子火烫的屋顶上边跳边朝前跑——而实际上，就在恶魔惯常折磨人的灵魂的自然环境里，看到恶魔痛苦地奔跳，对惧怕地狱的果戈理来说似乎是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在阿克萨科夫^①家的花园里摘玫瑰的时候，偶然间一条冷冰冰的黑色毛虫碰到了他的手背，他吓得尖声大叫逃回屋子里。在瑞士外出郊游时，他有了大显本领的好机会，在洒满阳光的山间小道上，一看见蜥蜴就结果了它们的性命。一八四五年在罗马采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上，可以见到他用来抽打蜥蜴的手杖。那是一根很精致的手杖。

7

^① 文中两处提及阿克萨科夫(另见第 131 页)。俄国作家阿克萨科夫(Sergey Timofeyevich Aksakov, 1791—1859)与果戈理于 1832 年 7 月初识，之后一家人都和果戈理关系亲密。其子康·谢·阿克萨科夫(Konstantin Sergeevich Aksakov, 1817—1860)是一位批评家兼作家，第一个发表对《死魂灵》的评论，把果戈理与荷马相提并论，遭别林斯基尖锐抨击。

2

相片照出了他大半身，那根象牙头细手杖夹在写字的那只手的纤细指头之间(仿佛手指头夹了一支笔)。长而梳得服帖的头发在左侧分出头路。薄薄的一抹修剪整齐的髭须凌驾在两片讨厌的嘴唇之上。鼻子大而尖，与脸上鲜明的五官特征非常融洽。眉毛下的阴影让人联想起旧电影里的传奇人物眼睛四周常见的眼影，在眉毛的遮掩下他的凝视便有了沮丧和焦虑不安的神色。他穿一件大翻领的外套，里面是一件花式的背心。假若过去的印花能够重放光彩，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件背心的深绿底色，点缀了橘红和紫红色，其间还有悦目的细小眼状斑纹——总体来看颇像奇异的爬行动物的表皮。

3

他的童年吗？没什么有趣的。他得过常见的疾病：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还有 *pueritus scribendi*^①。他是一个瘦弱的孩子，一个哆嗦的老鼠似的孩子，肮脏的双手，油乎乎的头，耳朵流

① 拉丁文，有人认为是作者造的字，儿童书写狂；也有的认为既然这里说的是通常的儿科疾病，因此，假如把 *pueritus* 改成 *pueritis*，就是一种炎症。

着脓，大口吃着黏乎乎的蜜饯。他的同学绝不会去碰他读的书。在乌克兰的涅仁读完中学以后，他离开家乡到圣彼得堡找工作。他到达京城因重感冒而意兴阑珊，而且因为不能抚摸冻伤的鼻子，他更觉得扫兴。到了京城他立即就花了三百五十卢布去买新衣服——至少他在给母亲的孝顺的信中有一封写的是这个数目。然而，果戈理在后来的岁月里非常善于编造关于自己过去的故事，其中一则说，他一到京城就去拜访普希金，因为他对普希金早就非常崇拜，不过，与这位伟大的诗人当然并没有过一面之交。大诗人还在床上没有起身，不能见。“哎呀，”果戈理带着敬畏和同情说道，“他一定是忙了一个通宵吧？”“确实是忙，”普希金的男仆哼着鼻子说道，“不过，是打牌。”

接着便是漫无边际地寻找工作，茫然地间或写信问母亲要钱。他来圣彼得堡的时候带来几首诗，其中一首是冗长晦涩的长诗，叫作“Hanz(原文如此!①)Kuechelgarten”，另有一首是写意大利的。

啊，意大利，草木葱茏之乡，
我呻吟的心灵为之叹息，
到处充满欢乐，到处是天堂，

① 果戈理描写德国田园生活的叙事长诗题名见过几种不同写法，如 *Hans Kuechelegarten*, *Ganz Kuechelegarten*, *Gants Kiukhelgarten*。文学史家译成中文通常音译《汉斯·古谢尔加顿》。

爱情，茂盛的爱情，在发芽生长。

诗绝对是一个作家未成熟时期的作品；不过诗中有时也确实可以见到几行惹人注意的诗句，例如“一名来自冰封大地、激情似火的旅行者”，或者“在太阳底下海浪在睡梦中低语”。

《汉斯·古谢尔加顿》这首诗写的是多少有点像拜伦的德国学生，诗中有奇怪的比喻，显然是以德国月光下的墓地为背景的故事读得太多的缘故，例如：

一个包着白色裹尸布的死人
从坟墓里爬出来——
非常认真地拍去
尸骨上的尘土，好样的！

人们总觉得年轻的果戈理的乌克兰情结远胜过德国浪漫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一声刺耳的叫喊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这首诗别的没有多少可说的，除了可爱的死尸之外，是彻底、糟糕的失败。诗写于一八二七年，发表于一八二九年。果戈理的许多同时代人都指责他守口如瓶、神秘莫测，但是他这一回躲在笨拙的笔名(弗·阿洛夫)后面焦急地张望，是可以原谅的——他要看看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接着发生的是一片沉寂，然后《莫斯科电讯报》上登出一篇短而辛辣的批评。果戈理和他的忠实仆人急忙

赶到书店，买下全部《汉斯》的单行本，拿回来烧了。果戈理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这个生涯在大约二十年后实施火刑^①的时候结束，而且在这前后两次焚烧中，他都得到一个忠实但是非常迷惑不解的农奴的帮助。

圣彼得堡的什么东西强烈地吸引了他？数不清的商店招牌。还有什么？路人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走在路上“喃喃自语，打着手势”。喜欢追究这种事情的人会有趣地发现，在他后期的作品里商店招牌的主线用得非常多，喃喃自语的路人叠加在一起，变成了《外套》里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这样的联系有点过于牵强，因此可能是错误的。印象造就不了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家年轻的时候自己虚构这些印象，然后加以利用，仿佛这些印象本来就是真实的。二十年代后期的圣彼得堡的商店招牌是果戈理自己在信中描绘出来的，并且数目增多了，目的是为了要给母亲——也许也是给自己的想象——传达“京城”的象征意义，与她所熟悉的“外省小城”作一对比（外省小城的商店招牌当然也一样引人注目——蓝色的靴子，交叉的布料筒，金黄色的面包，以及你在《死魂灵》开首可以见到的其他更加精致的标志）。在他那里象征主义表现出生理学面貌，在这例中即视觉的特点。路人的喃喃自语也是象征性的，不过这一回是具有听觉效果的，

^① 1847年，果戈理对《死魂灵》第二部非常不满意而将手稿烧毁。1848年发表《与友人书简选》，宣扬错误思想，为专制的俄国农奴制辩护，他的错误思想受到别林斯基的严肃批判。1852年病危时再次烧毁重写的《死魂灵》第二部。